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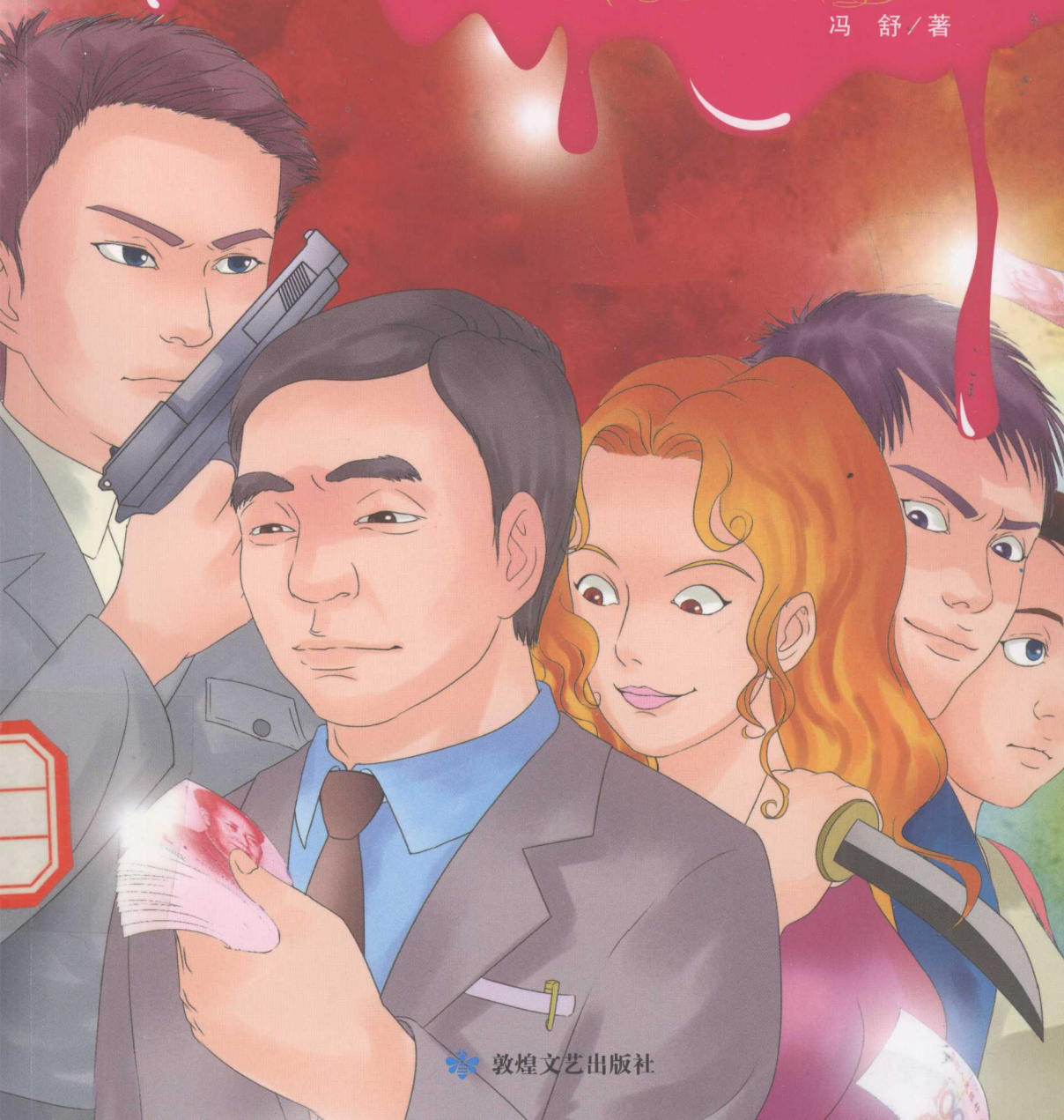
当代优秀悬疑故事作品集

dāng dài yōu xiù xuán yí gu shi zuo pǐn jí

迷失六度空间

Mi Shi Liu Du Kong Jian

冯舒 /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当代优秀悬疑故事作品集

dang dai you xiu xuan yi gu shi zuo pin ji

迷失六度空间

Mi Shi Liu Du Kong Jian

冯舒/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失六度空间 / 冯舒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9

(当代优秀悬疑故事作品集)

ISBN 978-7-5468-0346-3

I. ①迷… II. ①冯…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7328号

迷失六度空间

冯舒 著

责任编辑: 汪泉

装帧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80千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468-0346-3

定价: 25.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朱鸿伟

小友冯舒要出悬疑故事集，邀我作序，我欣然应之。待申纸握笔，却不知从何说起。说来，耽读悬疑故事于我还是早年间的事，只是后来兴趣转移，阅读视野遂投了向他处。但我仍将写下这篇序文。此无他，缘在我与冯舒有一段日子朝夕相处，大家有同好，对其人其文还是有些了解，作序自然不容推辞。

冯舒写悬疑圈内小有名气。他何以修炼至此？我一向以为写悬疑故事，得有精密复杂的头脑，且生就一副好性格。看冯舒面相，天庭饱满，脑门光亮，真个相书上说的聪明之辈。难怪他钟爱悬疑。他笔下的故事各有风姿，总结起来却是云遮雾罩，疑云密布，仿佛一团乱麻，不知头绪从何理起。别急，他自有解法，待一把把门锁打开，却原来如此，这就足见其悬疑有扎实的智力底蕴。

再说性格。写悬疑无非设疑解疑。别看故事情节紧张，可写时却得心情放松，否则心情一峻急，故事就说不圆了。冯舒性格沉稳安详，写起故事来，板眼合度，有条不紊。待氛围培足，忽地笔锋一转，官窍依次解开。所以，读他的故事如人坐舟中，流水推舟，一泻千里，然而安澜处却是暗流汹涌，令人不免心惊胆寒。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是不是脑子灵活，性格好就能写好悬疑？这倒未必。冯舒的悬疑笔墨高，背后还有暗功夫。解读他的故事此点绝对不能忽略。在我们朝夕相处的那段

日子里，我亲见他极为热心学习。纸面的、网络的、音画的，等等知识信息他皆兼收并蓄，储备了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所以，他的故事往往有一种知识背景，这比起那些“硬造”的悬疑自然高明了几许，仿佛有体积，有重量，可知可感。说来，世人多有轻视悬疑倾向，这或许是偏见，但至少对于冯舒，他那些悬疑故事值得一读。

最后我要感谢冯舒，因为他，现在晚间闲着时要抽空读一段“悬疑”。早年间的阅读感觉又回来了。

是为序。

2011. 1. 24



目录



目录 CONTENTS

杀破狼	1
世上最后一个吸血鬼	45
千年古墙巨子令	64
迷失六度空间	79
致命协议	92
杀人执照	107
人骨拼图	123
垂直理论	138
丢手绢	153
五色谜案	170
魔法追杀令	186



杀破狼

楔子

凌晨1点，坐落在郊区的市博物馆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中。

大楼外，两名打着手电筒的保安一边巡查，一边谈论着白天的牌局。经过围墙旁边的树林时，高个子保安的手电筒朝茂密的树林晃了晃。

此时，黑黢黢的树林里，树叶正被夜风吹得哗哗作响。

两名保安刚走远，树林里就钻出了一个黑影。那黑影朝左右望了望，确信没人，就迅速朝几十米外的一号楼跑去。

跑到一号大楼外，黑影贴着墙角，抬头望了望不远处正对着一号楼的摄像头，略停了一下，然后顺着墙角，绕过摄像头，摸到了一扇窗户前。

黑影摸出手套戴上，掏出工具撬开了窗户，翻进了底楼的大厅。进入大厅后，他半蹲着在墙壁上摸索，过了一会儿，终于摸到了什么。他用螺丝刀拧开了一个盒子，用钳子轻轻地将里面的电线都剪断了，这才顺着楼梯朝楼上走去。

走到三楼，黑影掏出电筒晃了晃，映出了楼梯口的一行大字：“未开放区，游客止步！”

黑影找到锁孔，掏出了一根铁丝轻轻地伸进了锁孔中，轻轻地拨弄起来。几分钟后，他推开门，闪了进去。

这是一个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型区域的巨大房间，走进里面，就像是进了

一个迷宫。里面弥散着一股霉味，黑影捂了捂鼻子，顺着两边摆放着各种展品的长廊摸索着前进。他不时掏出手电筒往墙上一照，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墙上，除了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的“禁止吸烟”的提示，全是大小不一、完全密闭的玻璃橱窗。在这些橱窗里，有各朝代的书法、绘画、瓷器、陶罐、石刻……在展厅的最深处，黑影在一个橱窗前停了下来。这个橱窗里是一幅山水画，黑影看了看画下的标签，顿时兴奋起来，朝橱窗凑了上去。

楼下，博物馆值班室的监控屏幕上，除了两个大楼外道路的显示，其余几个一片漆黑。

矮个子保安正在打瞌睡，撑着头的手一软，下巴磕到了桌子上。他揉揉眼睛，抬起头来，突然看到对面一号楼三层的窗户上似乎闪过了一道白光。

“山哥，我好像看到三楼有闪电！”矮个子保安摇了摇躺在旁边的椅子上打呼噜的高个子保安。

高个子保安嘟囔着站了起来，拿起手电筒从窗口往三楼照了照，说：“啥呀，屁都没一个！你是不是睡迷糊了？”

矮个子保安看着刚透出白光的那扇窗户，不大确定，说：“我好像真的看到……”

这时候，天上“呼”的一声，一道闪电划过，屋顶响起了滴滴答答的雨声。

“什么白光啊？那是闪电！”高个子保安抱怨两句，收起了手电筒，重新躺下。

三楼，在那个挂着山水画的橱窗前，刚才还站在画前的黑影已栽倒在地，正拼命往前爬，身后是长长的一摊血迹。

爬到墙角，黑影用尽全力扶着橱窗玻璃，想站起来，可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最后，他伸出蘸满鲜血的手指，颤抖着在橱窗上写下了一个符号，“咚”的一声，倒地不起。



一、离奇血案

一大早，一身便装的司马鉴开车驶进了博物馆。他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今天休假，本来约了女朋友余若琳去郊游，可在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教师的余若琳却对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历代书画展很感兴趣，特意约他在这里见面。为了看画展，余若琳昨天就离开了学校，住进了郊区的朋友家里。因此，司马鉴一早赶过来等候余若琳。

此时，博物馆一号楼的门还关着，门外的台阶上坐着几个老人。司马鉴下了车，看了看表，正好是8点。

这时候，一个保安走过来，打开了一号楼的门。司马鉴跟在几个老人身后，走了进去。

一号楼的底层正是历代书画展的陈列大厅。老人们一边观看书画作品，一边轻声议论，朝展厅深处走去。

司马鉴在靠近门口处找了一个长椅坐下，掏出一本小说阅读起来。

他正看得出神，突然听到大厅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惊叫：“不好了，出人命了！”

司马鉴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从楼梯上跌跌撞撞地跑下来，在他身后，还有一个老者。老者对从门外跑进来的保安说：“快报警，有人被杀了！”

司马鉴连忙站起来，一把扶住了跑到他面前的老者。

“我叫司马鉴，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见老者疑惑地看着自己，司马鉴马上亮出了警官证，急切地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是警察？太好了！”老者向他伸出手来，“我是博物馆馆长，姓李，李一峰。三楼发现了一具尸体！”

“尸体？”司马鉴急忙吩咐旁边的保安：“要保护现场。请你尽快把观众疏散到展厅外！”又对那穿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说：“你去报警，打急救电话！”

说完，他就往楼梯走去。李一峰赶紧跟在后面。

司马鉴一口气跑上了三楼，楼梯口正对着一扇浅灰色的双开防盗门。门虚掩着，上面贴着醒目的红色大字：“未开放区，游客止步！”

这时候，李一峰追了上来，一边推开门往里走，一边气喘吁吁地解释：“这里是藏品存放区，平时不对游客开放。我们刚才上来，门也是关好的……”

司马鉴看了看门锁，皱起了眉头，说：“收藏文物的地方，你们就用这种锁？”

李一峰指着大厅里的橱窗说：“别看门锁不怎么样，里面的文物可是全部装在防盗橱窗里。防盗橱窗和监控报警器相连，橱窗内还有红外线监控仪。藏品是非常安全的。”

一进被隔断分割成了许多小展区的大厅，人就像进入了迷宫。这个“迷宫”走道两旁的墙壁上，嵌着一个个玻璃橱窗。在橱窗里，一幅幅书画、一件件陶瓷、一个个雕塑都美轮美奂，光彩夺目。

在李一峰的带领下，司马鉴穿过展区间曲折回环的长廊，绕过最后一道隔板，一具男性尸体就出现在司马鉴的眼前！

这是在展厅最深处的一个橱窗下，一名男子头部侧向左边，身子朝下扑倒在地，他身后两步远的距离内都是长长的血迹！

李一峰惊魂未定地指着地上的男子说：“就、就是他……我和小刘今天一早上来取画，一进来就看到……”

司马鉴疾步走到了尸体的旁边。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穿着紧身的夹克和牛仔裤，脚上穿着布鞋，头上戴着棒球帽。这是夜间行窃者的标准打扮。司马鉴断定，死者是一名打算盗窃文物的小偷。

司马鉴蹲下来，看清了死者的面容，不禁吓了一跳：这人他认识！

这不是江晖吗？江晖是个惯偷，司马鉴以前抓过他几次，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可这家伙两年前不是就被关进监狱了吗？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司马鉴伸手摸了摸江晖的脖子，确信尸体已经僵硬，这才戴上手套，小心地将尸体翻了过来。



尸体的左胸上插着一把匕首，血将胸前的衣服都染红了。死者的左手捂住了胸口，似乎想把匕首从胸口拔出来。他的右手向前方的墙壁伸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在前方墙壁上的画框上，有一个暗红色的符号！

这是用血写成的符号！

司马鉴站了起来，仔细观察。这个写在橱窗玻璃上的暗红色符号，略像有些倾斜的“7”字。根据死者身后长长的血迹，以及他伸出的右手手指上的血迹，司马鉴断定，这个符号是死者临死前拼命爬到现在的位置，用手指蘸血在画框上写下的。

司马鉴皱了皱眉。江晖临死前写下这个符号，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那是凶手的名字？如果江晖想写下凶手的名字，这符号很可能是一个汉字的起笔。可这样的字非常多，要是江晖平时写字的笔顺不正确，那有这个笔画的字就更多了。当然，也许江晖想写的不是汉字，而是字母“T”，但这种可能性也很小。这个符号最像数字“7”，但“7”肯定不会是凶手的名字，那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除此以外，还可能是一个没有画完的箭头。江晖刚把箭头中间的那个角画上，还来不及画上中间的竖线，就咽了气。如果是这样，这个箭头所指向的东西肯定和江晖的死有莫大的关系。

于是，司马鉴朝符号正对着的那幅画望去。这是一幅画面泛黄的水墨山水画，描绘的是山野景色。画不大，却刻画得非常精细。只是画面里没有一座房屋，更没有一个人物。在画面的右上方，用楷书端端正正地题了三个字“落马坡”，接着是作画时间和一枚画家的印章。

司马鉴正看得出神，刑警队队长陈斌带着同事们赶到了。

见司马鉴也在现场，陈斌有些意外。司马鉴顾不上解释，赶紧介绍了现场的情况。

陈斌马上安排勘查现场，又派女刑警肖琴去调查江晖的情况。

听说门锁没有被损坏，陈队长正色道：“昨晚应该有人值班吧，值班人员发现什么没有？”

李一峰赶紧掏出手机，说：“我这就把昨晚值班的保安叫来。”

陈斌摆了摆手：“这样吧，我们下去，找个办公室慢慢了解情况。李馆长，请你把昨晚值班的工作人员都叫上。”又转身对司马鉴说，“你和我一起去，其他人由周磊带着，做好现场勘查。”他又向周磊交代了几句，就带着司马鉴往外走去。

司马鉴一边走，一边把自己今天来这里和女友约会，偶然遇上凶案的事告诉了陈斌。他们刚走出底楼的陈列大厅，司马鉴就看到余若琳正站在警戒线外围观的人群里。他赶紧走上前，向余若琳道歉，又请工作人员带她去休息室，这才跟着陈斌和李馆长往办公室走去。

在馆长办公室里，陈斌向两名保安询问昨晚的情况。

“昨晚一切都很正常，除了半夜下过一场雨，没有发现与平时不同的情况。”高个子保安把昨晚值班的过程复述了一遍。

“真的一点异常都没有？”陈斌又盯着矮个子保安问。

矮个子保安像是想起了什么，说：“下雨前，我看到了一道闪电……”

“只是闪电？”陈斌有些失望。

矮个子保安喝了一口水，低声说：“那道闪电像是从三楼的窗户里透出来的！”

陈斌一下子站了起来：“你有没有看错？不会是灯光吧？”

矮个子保安摇了摇头：“绝不会是灯光，灯光没有那么亮。当时我也奇怪，可接着天上开始打雷闪电，下起雨来。我想，也许是自己看花了眼，就没有在意。”

陈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回过头问高个子保安：“你也看到那道闪电了吗？”

高个子保安说：“我没有看到。但我听他说了，觉得那可能是闪电在玻璃窗上反射造成的错觉。你想想，闪电怎么可能进屋子里去呢？”

陈斌眉头紧锁，苦苦思索。

司马鉴问两名保安：除了闪电，昨晚还有其它事情发生吗？”见两个保安摇头，司马鉴就让他们先出去休息。



陈斌问司马鉴：“保安说的这道闪电，你怎么看？”

司马鉴想了想，说：“可能真的是保安看错了。第一，闪电不可能出现在室内；第二，在三楼的案发现场里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之类能引起闪光的迹象；第三，死者是被匕首杀死的，这跟奇怪的闪光并没有什么联系……”

“也许你说得对，我们暂时不管它。”陈斌叹了口气，转身对李一峰说，“我更关心死者临死前拼命爬过去的那幅画，也许那才是我们破案的关键。李馆长，你对那幅画熟悉吗？”

李一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画册，翻到中间的一页，介绍道：“这是我们的《馆藏目录》。你们看，死者跟前的就是这幅画。”

陈斌和司马鉴低头一看，只见《馆藏目录》里，那幅山水画的图片下，有一行小字：水墨山水画，（明末）傅涛。

“这是明末画家傅涛的山水画《落马坡》。”馆长指着图片说，“画里描绘的是山野中的秋色，画面写实，如对着真山真水写生所画，虽然真实，笔墨却略显呆板……”

司马鉴听得不耐烦了，打断了他：“这个傅涛很有名吗？”他想，博物馆里有那么多珍贵藏品，江晖却舍近求远跑到展厅的最深处，死在这幅画前。难道是这幅画非常值钱？

“不！”李一峰摇了摇头，“傅涛并不太出名，他留下的山水画也就只有这一幅。说实话，要不是他是本地人，这幅画也没有资格进入博物馆。”

陈斌和司马鉴都有些失望。他们谢过李一峰后，就走出了馆长办公室。

二、西山监狱

两人刚走到一号楼的台阶上，就看到周磊从大楼里出来了。

“陈队，现场勘查有了初步结果。”周磊走到陈斌跟前，打开手里的笔记本，一条一条地汇报起来。

周磊说，江晖被插入他胸部的匕首刺破了心脏，导致失血过多而死。经

过血型检测，画框上那个暗红色的神秘符号的确是江晖用手指蘸血写成的。另外，技术人员还发现底楼的窗户和三楼大厅的门锁都是被细铁丝拨开的。这种门锁虽然比普通门锁稍微精密，但对于精通开门撬锁的惯偷来说，打开它不过是小菜一碟。同时，还发现底楼的一个接线盒被人撬开过，里面的摄像头连接线被剪断了。除此之外，现场没有找到凶手留下的任何痕迹。

陈斌皱了皱眉，问道：“现场再没有找到其他线索了？”

周磊点了点头，说：“三楼虽然没有对游客开放，但经常有工作人员进来巡查或者取放藏品，脚印多而且杂乱。窗台上倒是找到了几个脚印，但经过比对，确定是死者自己的。更没有找到指纹，连凶器上也是干干净净的。凶手像是一团空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很正常。”司马鉴解释说，“死者是个惯偷。他要进博物馆，一定会戴上手套。因此，别说是凶手的，就是死者的指纹也不容易找到。”

“虽然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但我们至少知道死者是谁了。”陈斌叹了口气，“这回，江晖这个惯偷总算在《落马坡》前落了马。”

话音刚落，负责去调查江晖情况的肖琴赶回来了，她向陈斌报告：“陈队，江晖的情况我们调查清楚了，他是前两天才从监狱里刑满释放的！”

“刚出来就犯事，而且敢偷博物馆。”司马鉴对陈斌说，“我看，说不定杀死江晖的凶手就是他在监狱里的狱友。陈队，江晖是我送进监狱的，西山监狱那边我比较熟悉，就让我去了解江晖的服刑情况吧。”

陈斌同意了。

于是，司马鉴到休息室里叫上余若琳，问她愿不愿意陪自己去一趟西山监狱。没料到，余若琳欣然同意了。

车开出了博物馆，司马鉴简单地介绍了案情，问余若琳知不知道《落马坡》那幅画。

余若琳摇了摇头：“这傅涛的名气并不是很大，关于他的记载非常少，只有本地研究历史和绘画的人知道他，所以他一直显得很神秘。我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的本地人，所绘的山水画都比较写实，其他的就知道了。”

西山监狱位于西山脚下，距离博物馆不到二十公里，是关押轻罪犯人的



小型监狱。

很快，车到了西山监狱外。司马鉴和余若琳在门口出示证件，做了登记，就直接往监狱长的办公室走去。

监狱长叫朱振武，是司马鉴上警校时的校友。司马鉴前几次来西山监狱办事时找过他，跟他比较熟悉。

走进监狱长办公室，打过招呼，司马鉴开门见山地说：“老朱，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江晖的事情。”

“江晖？盗窃判两年那个？”朱振武说，“他不是刚刚刑满释放了吗？你不知道？”

“我知道他出狱了。”司马鉴一字一顿地说，“但是，他已经死了！”

“什么，江晖死了？”朱振武怔了一下。

司马鉴点了点头：“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尸体。”接着，他将博物馆的凶案向朱振武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我们只能从江晖的社会关系入手。他是刚刚从你们这里出去的，希望能了解一下曾经和江晖关押在同一个监舍、又已经释放出去的犯人的情况。”司马鉴说。

朱振武立即找出囚犯名册，翻查一阵后，告诉司马鉴，和江晖同住一个监舍而又刑满释放出去的，一共有四人。

“我就从这四个已经出狱的江晖的狱友展开调查，可以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我吗？”司马鉴有点着急。

朱振武点点头，打电话叫来一名狱警，让他把名单复印一份给司马鉴。

拿到名单后，司马鉴向朱振武道了谢，带着余若琳离开了西山监狱。

回到车上，司马鉴取出名单仔细看。名单上一共有四个人：一个叫刘谋勇，因为抢劫被判7年，三个月前从西山监狱刑满释放；一个叫蔡文德，因为出卖公司商业机密，被判5年，两个月前从西山监狱刑满释放；一个叫秦二刚，因为诈骗被判6年，也是两个月前刑满释放的；最后一个叫孙浩，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三年，半个月前出狱。

想了想，司马鉴决定先对这四个人中出狱时间和江晖最接近的孙浩进行

调查。

按照名单上所记载的地址，司马鉴开车来到了孙浩家所在的偏僻小山村——孙家坳。

进了孙家坳，司马鉴一路打听，在村头大黄桷树下的一个茶铺里找到了正和一群老头打麻将的村主任。

听说警察要找孙浩，村主任顿时紧张起来，说：“怎么？孙浩那小子又惹事了？”没等司马鉴回答，他就大骂起来，“这小子出来才几天啊，怎么就不能让人安生呢？”

司马鉴说明来意后，村主任才松了口气，领着他们往村外走去。

来到山坡上，村主任指着果园旁边的一间小屋告诉司马鉴，那就是孙浩独居的小屋。孙浩刚出狱时他去看望过，现在不知道孙浩又到哪里去了。

说话间，三人已经来到了那间小屋前。司马鉴低头凑近窗户，朝屋里看了看，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可以进去看看吗？”司马鉴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撬门进去吧，我也没有钥匙。”村主任找到了一根木棍，使劲一撬，将锁扣撬断，然后一脚踢开房门，“咔嚓”一声打开了电灯，对司马鉴说，“请进吧！”

一进门，一股混杂在灰尘中的霉臭味扑鼻而来。在不大的屋子里，地上胡乱放着锅碗瓢盆，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小床，床上堆满了被子和衣物。

屋里虽然乱糟糟的，可司马鉴一眼看出，这里根本藏不下任何东西。他正打算转身出去，却发现墙壁上有些暗红色的印迹，在昏黄的灯光下，就像是喷溅到墙上的血迹！

司马鉴暗叫不妙。他走到墙边，用手在那些印迹上抹了一下，放在鼻尖嗅了嗅，顿时皱起了眉头。他立即掏出手机，拨打刑警队的值班电话，让值班员赶快通知勘查人员到孙家坳来。接着，他又给陈斌打电话，简要地汇报了自己到西山监狱和孙家坳了解到的情况。

“我觉得，案情一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说完，司马鉴匆匆挂了电话。



“孙浩出事了吗？”村主任问道。

司马鉴没有回答。他蹲下身，打开手电筒，在地上仔细查找起来。在粗糙的水泥地面上，他又发现了一些暗红色的印迹，似乎是尚未擦去的血迹。沿着血迹，司马鉴走到了房屋的后门。

后门是从里面闩住的。司马鉴抽开门闩，推开后门，看见了一片茂密的果树林。

司马鉴和村主任打着手电筒在树林中找了一阵，发现有一处泥土特别松软，他便和村主任轮流挖了起来。

没挖几下，土里就露出了半截床单，接着，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鼻而来！

“是孙浩的床单！”村主任叫道，捂住鼻子蹲下身，想拽出那半截床单。

司马鉴赶紧把村主任拉住，说：“等一下再挖……”他怕继续挖下去会破坏现场，现在只能等勘查人员来处理了。

天快黑的时候，刑警队的同事们赶到了。带队的周磊告诉司马鉴，博物馆那边的现场勘查结束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司马鉴也介绍了在孙浩家发现的情况。提到树林里的那个坑，他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我猜得没错，坑里埋着的又是一具尸体！”

接下来，刑警们一组由司马鉴带着，去屋后果树林里继续挖掘那个埋着床单的坑。另一组由周磊带着，对屋里墙壁上的暗红色印迹进行取样，并进行仔细勘查。至于余若琳，司马鉴请闻讯找来的村主任老婆把她带回村主任家里休息。

三、无人生还

因为埋得并不深，刑警们又挖了几下，床单埋在下面的部分就显露出来了。

司马鉴的猜测被证实了，揭开床单后，里面果然是一具已经腐烂的成年男子尸体！尸体的颅骨破裂，显然是被人从背后以重物猛击头部致死。